



陽明桌球隊

100年醫學盃記錄

• 文／醫學三 董牧喬 • 圖／桌球隊提供



• 冠軍爭奪賽時，大家聚精會神的觀戰

從三月的大專盃結束，經過半年的準備，醫學盃總算來了。

「100年全國醫學盃球類聯誼賽」10月27至30日，在高雄醫學大學舉行。29日的預賽，陽明男隊遇到慈濟、國防和成大，陽明女隊則是和台大、長庚及中山同一組。當男隊正在與成大激戰時，忽然出現了一位神祕來賓，那就是我們的梁廣義梁校長。校長親自坐鎮前線，全隊士氣大振，男隊以全勝晉級，女隊也以分組亞軍晉級決賽。30日的決賽，男隊在輕鬆解決中山醫晉級後，將與高醫爭奪冠軍，女隊則先克成大，四強雖然輸給中國醫，但仍獲得跟台大爭奪季軍的機會。

男生冠軍戰前，大家圍在一起討論排點，最後決定由淳光 and 政翰學長打第三點雙打，我和楚彬打第五點雙打，單打則是由學弟青樺打第一點去對體保，毓峰和穎暉學長分別打第二、四點，奕辰和峻立學長分別壓在第六、七點。想不到高醫居然在排點上出了個險招，在知道他們的雙打沒有我們強的情況下，他們將體保生排在第三點雙打，想要用體保生的優勢把我們雙打「咬」下來。

但是我們苦練許久的雙打組合可不是省油的燈，在前兩點單打都輸掉的壓力下，淳光和政翰對上體保生毫不畏懼，每一球能搶攻就搶攻，沒有機會搶攻也回的讓對方不好進攻，默契又大勝



• 全隊與校長合影！

對方臨時用體保生湊出的組合，就這樣一球接著一球，場上氣氛越來越 HIGH，淳光和政翰學長完成了戰勝體保生這個不可能的任務！這時陽明的氣勢高漲，場邊大家不斷喊著「陽明！加油！陽明！加油！」，我也熱血沸騰了起來！因為要輪到我和楚彬了！

比賽開始了！我深吸了口氣，發了顆短下旋。對手將球劈往反手，只見楚彬毫不猶豫側身將球拉向斜線，但被對手擋了回來，角度和高度都不好處理，於是我用反手把球彈往直線，希望調動對手，但高醫雙打也不容小覷，回了一個大角到正手很偏的位置。但說時遲那時快，楚彬奮力一撲，一個交叉步「碰！」的一聲將球殺回

對方台內，就這樣，我們漂亮地得分了！「加油！！！」我和楚彬興奮的大喊著。但對手也沒有放棄，在我們連拿兩局後，對手馬上調整戰術，再加上我們有時急於出手，反而造成反效果，讓高醫拿下第三局。這時潘鵬圖教練將我們叫過去場邊，和我們說：

「你們兩個打得太急了，不用每一球都這麼大力阿，不好打，就過渡一板，控制好你們的節奏，穩穩的打，有機會再衝一板，你們比他們強很多，加油喔！」

就這樣，在潘教練的指導下，我們不疾不徐地處理每一球，面對對手的搶攻也毫不懼色，機





會球則果斷的進攻，就這樣我們拿下了這一點，再加上我們的鐵點—奕辰學長也輕鬆取勝，陽明反而以三比二領先高醫，眼看二連霸勝券在握！但高醫不愧是大專盃南區亞軍，在一度陽明領先四個冠軍點的壓力下，硬是將比賽逼進第七點。

關鍵的第七點，由峻立學長對上高醫的許映晨，又是一場高手硬戰！只見兩人左拉右殺，球不停的來回，場邊加油聲互相較勁著，誰也無法佔上風。但最後許映晨發出令人難以分辨的旋轉球，峻立學長只能以經驗猜測，但就差那麼一點點，球飛出了界外。就這樣，陽明男隊在這次的醫學盃得到亞軍的成績，雖然沒能蟬聯冠軍，但在沒有體保生的劣勢下，我們仍為自己感到驕傲！接下來，輪到女生表現嚕！

女隊季軍戰對上的是預賽時輸過的台大，這時校長又來到桌球賽場幫大家加油。由於台大有兩位很強的單打好手，所以女隊把勝利押在第二和四點的雙打及第五點單打。此舉果然奏效，耘甄和祐寧在第二點輕鬆贏下，第一和第三點則是由台大勝出。最後四五兩點同時開打，但第五點的哲宜實力明顯優於對手，很快的拿下勝利，所以最後關鍵就在第四點映庭和妍君的雙打了！

妍君是牙二第一次打醫學盃的學妹，面對爭季軍的壓力，一開始明顯適應不良，切球時手都會抖，於是前兩局讓台大取勝。但在教練的指導下，第三局開始學妹們不再手軟，中間也有落後的時候，但一球一球的追，第四局在 Deuce 數次後搶下，進入第五局。最後，陽明女桌奪得季軍。當時的情況，梁校長是這樣描述我們！



• 由左而右依序是政翰、朝龍、淳光、楚彬、豐百、冠毅、峻立、穎暉

「週日下午女桌和台大爭季軍，前四點各獲兩點平手，最後一點雙打決勝負。前兩局落敗，但最後三局逆轉，取得季軍。在最後獲勝的一剎那，男女桌球隊友衝進場內和出賽的兩位同學擁抱、歡喜跳躍，令人動容。看這場比賽，除了手心出汗，心臟接近停止跳動外，我另一的感受是：身處逆境，永不放棄，沒有甚麼是不可為的。從這件事我得到不少啟發，也讓我們共勉之。最後我要說的是，這幾個月來我目睹隊員們平日晚間認真努力的練球。凡事辛苦的付出，一定會有收穫的；這兩天我們隊員們的表現，可作為一見證。」



• 女隊獲勝後大家開心的相擁慶祝

2011年醫學盃，陽明男女桌球隊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。這一年來，無數個夜晚的練習，無數場的比賽，總算在場上開花結果。掀翻圍欄，衝進場內慶祝的隊友們，哭著，笑著，早已分不清眼前的模糊是汗還是淚。

